

Diamond  
钻石译丛

Homegoing

# 回家之路

Yaa Gyasi

[美] 雅阿·吉亚西 著  
陈磊 译

海外借

PEOPLE'S ARTS AND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人民文学出版社





Homegoing

# 回家之路

Yaa Gyasi

[美] 雅阿·吉亚西 著  
陈磊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8-0250

**Homegoing**

by Yaa Gyasi

Copyright © YNG Books, Inc.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家之路 / (美)雅阿·吉亚西著; 陈磊译. —北

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钻石译丛)

ISBN 978-7-02-014175-3

I. ①回… II. ①雅…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86800 号

责任编辑 卜艳冰 张玉贞 李 晖

封面设计 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 张 10.87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4175-3

定 价 5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Abusua te se kwaɛ: se wo wɔakyire a wo hunu se ebom; se wo ben ho  
a na wo hunu se nnua no bia sisi ne baabi nko.

家族就像森林：从外面看来，它繁茂浓密；若是身处其中，你会发现每一棵树都自有其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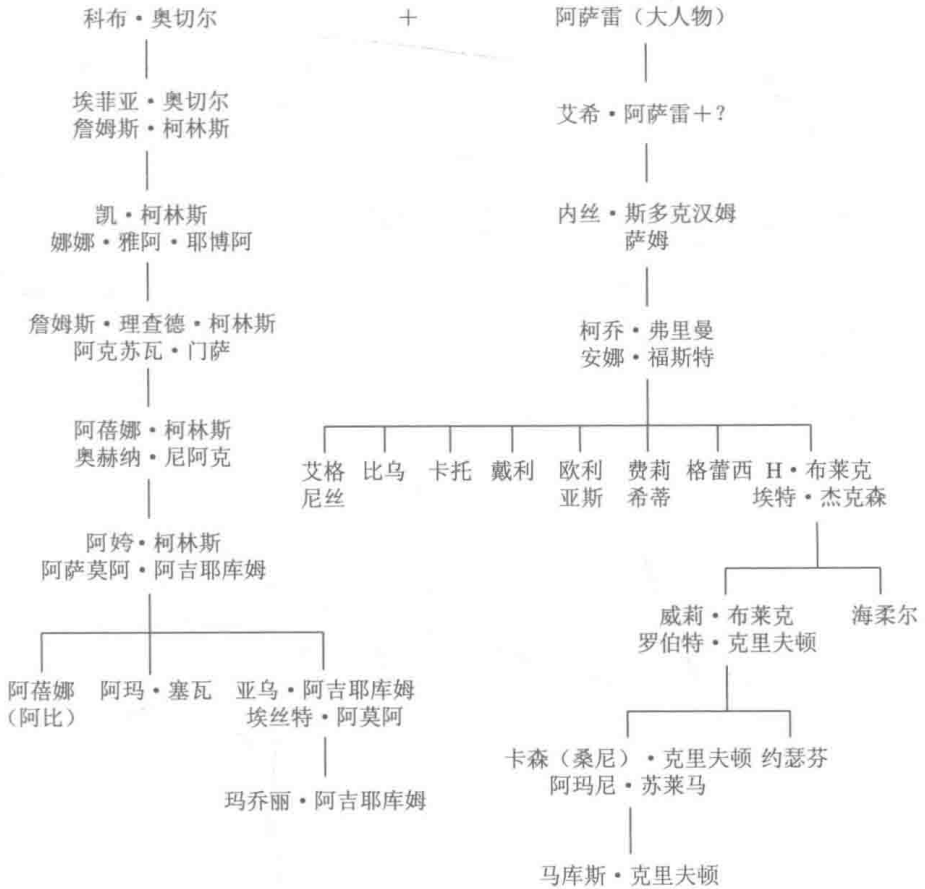
——阿坎人<sup>①</sup> 谚语

---

<sup>①</sup> 这是一个居住在加纳、科特迪瓦等西非地区的民族。阿坎人包括阿肯人、阿尼人、阿散蒂人、阿铁人、鲍勒人、布龙人和古昂人等，芳蒂人也是其中的一支。

# 家族表

梅阿美



# 目 录

## 家族表

### 第一部

- 埃菲亚 3  
艾 希 31  
凯 56  
内 丝 79  
詹姆斯 100  
柯 乔 125  
阿蓓娜 150

### 第二部

- H 177  
阿 婷 199  
威 莉 224  
亚 乌 250  
桑 尼 274  
玛乔丽 297  
马库斯 320

## 第一部





## 埃菲亚

埃菲亚·奥切尔于芳蒂兰那弥漫着麝香气息的热浪中诞生的那个夜晚，一场大火肆虐了她父亲屋群之外的树林。火势迅速蔓延，一路烧了数日。它以空气为食，在洞穴栖息，于树丛中藏身；它燃烧着，毁灭穿越了一切，全然不顾留在身后的是怎样的一片残骸，直至抵达一个阿散蒂人的村落。在那里，它消失了，融入了黑夜。

埃菲亚的父亲科布·奥切尔留下他的第一位妻子芭阿帕照看新生的婴儿，自己去查看番薯地的损失，那是远近共知的用以供养家族的最宝贵的农作物。科布损失了七块番薯地，他感到每一笔损失都像是对自己家族的一次打击。他那时就知道，关于这场肆意燃烧、而后消逝无踪的大火的记忆会永远萦绕在他的心头，并且影响到他的孩子们、孩子的孩子，只要家族血脉还在延续，那记忆就将永远传递。待他返回芭阿帕的小屋去看埃菲亚时，这个诞生于黑夜之火的婴儿正朝着空中尖声叫喊，他看着自己的妻子说：“我们将永世不再提起今天所发生之事。”

村民们开始传说，婴孩脱胎于大火，这正是芭阿帕没有奶水的原因所在。于是埃菲亚就被交由科布的第二位妻子喂养，她三个月前刚诞下一个儿子。埃菲亚不会吮吸，吃奶时会用尖利的牙龈使劲撕扯那女人乳头周围的皮肉，直至女人怕了给这孩子喂奶。出于这个原因，埃菲亚长得比较单薄，皮肤下是小鸟般纤细的骨骼，大黑洞般的嘴巴发出的饥饿的哭喊声整个村子都听得见，哪怕是芭阿帕拿她粗糙的左手用尽全力捂住那孩子的嘴巴也没有用。

“怜爱她些。”科布命令道，仿佛爱只是将食物从铁盘中拿起再举至嘴边那般轻而易举的行为似的。在夜里，芭阿帕会想将这孩子丢进黑暗的森林里，这样就能把她交给至高神尼阿美来随心处置。

埃菲亚长大了些。在她三岁生日过后的那个夏天，芭阿帕生下了第一个儿子。男孩取名叫菲菲，他长得太胖，以至于芭阿帕顾不过来时，埃菲亚就会把他当成球在地上滚。芭阿帕第一次让埃菲亚抱他的那天，她一个不小心将菲菲掉在地上。那孩子一屁股弹了起来，然后肚皮朝下摔在地上，又抬头望着屋里的每一个人，闹不清自己是不是该哭。他决定不哭，可之前一直在搅拌班库泥<sup>①</sup>的芭阿帕却抄起和面杖，照着埃菲亚裸露的脊背就打过去。和面杖每次离开女孩的身体，都会在她的血肉中留下黏稠的热班库泥。待芭阿帕打完了，埃菲亚身上已是伤痕密布，哭喊个不停。而菲菲则趴在地上，从这边爬到那边，用他那对圆圆的大眼睛不出声地看着埃菲亚。

科布回到家中，发现另外几位妻子正在帮埃菲亚处理伤口，于是立刻便明白了发生的事情。他和芭阿帕一直打闹到深夜。埃菲亚能透过她躺着的小屋的薄墙听到他们的声音，她睡在地上，在发烧的睡眠中醒醒梦梦。梦里，科布是一头狮子，芭阿帕是一棵树。狮子将那树从它生长的地方连根拔起，狠狠地摔在地上。那树伸出枝叶想要反抗，但枝条一根接一根地全被狮子折断了。那树横倒在地上，开始呼叫在树皮间狭小的裂纹之下爬行的蚁群。蚂蚁们于是在树干顶部环绕式的松软蚁穴上汇集起来。

于是循环就开始了。芭阿帕打埃菲亚，科布打芭阿帕。等埃菲亚

---

① 加纳各部族人的一道主食。将发酵过的玉米和木薯面按比例兑热水和匀，搅拌成平滑的白色膏状物，吃时搭配汤、炖菜或辣鱼酱。

长到十岁的时候，她都可以为身上的伤疤讲述一段历史了。1754年夏天，芭阿帕拿番薯打她的脊背，打到番薯都断了。1757年春天，芭阿帕用一块石头猛砸她的左脚，她的大脚趾被砸断了，以至于那趾头现在总指向与其他脚趾不同的方向。埃菲亚身体上的每一道伤疤，在芭阿帕身上都能找到对应的，但这并没能阻止母亲殴打女儿、父亲殴打母亲。

让事态更加恶化的是埃菲亚逐渐绽放的美貌。十二岁的时候，她的乳房开始发育，胸脯上开始冒出两个团块，如同芒果肉一般柔软。村子里的男人们知道，初潮很快就将来，他们在等待着时机，好向芭阿帕和科布要求牵上埃菲亚的手。开始有聘礼送上门来。这个男人酿的棕榈酒比村里其他人的都好，而那个男人打鱼时从来不会空手而归。科布一家尽情享受埃菲亚逐渐展露出的女性气质所带来的好处。他们的肚皮和双手从来不会落空。

1763年，阿多瓦·艾杜成了村子里第一个被英国士兵求亲的女孩。她肤色浅淡，说话刻薄。早间沐浴完毕后，她会用乳木果揉遍全身，包括双乳之下和两腿之间。埃菲亚和她并不是很熟，但芭阿帕打发她去女孩的小屋里送棕榈油那天，她曾见过阿多瓦的胴体。阿多瓦的皮肤滑腻而富于光泽，头发浓密。

那白人第一回来村子的时候，阿多瓦的母亲请埃菲亚的父母先领他到村里四处转转，她好让阿多瓦做好见他的准备。

“我能去吗？”埃菲亚追着正在散步的父母问。她一只耳朵听到芭阿帕说“不能”，另一只则听到科布说“能”。父亲的决定胜出了，很快埃菲亚就站在了她所见到的第一个白人面前。

“他说很高兴见到你。”翻译说，那位白人则向埃菲亚伸出了手。

她没有回握，相反地，她一直躲在父亲的身后打量那白人。

那白人穿的外套正中有一排闪亮的金扣子一气扣到底，衣襟将他的大肚子绷得紧紧的。他的脸色是红的，脖子好像架在火上的树桩。他通身都很胖，前额和未蓄胡须的嘴唇上方渗出大颗的汗珠。埃菲亚开始想象他是一团雨云：色呈灰黄、湿漉漉的，而且不成形状。

“拜托了，他想参观参观村子。”翻译说完，所有人于是都开始走动起来。

他们第一站停在埃菲亚家的屋群前。“这里是我们的住处。”埃菲亚对那白人说，他于是冲她默默地笑笑，绿色的眼眸被掩盖在迷雾之中。

他不能理解。即便是经过翻译的转述，他还是不能理解。

科布牵起埃菲亚的手，同芭阿帕一道领着那白人穿过他们的屋群。“在这里，在这座村庄里，”科布说道，“每个妻子都有自己的小屋。那小屋是她同她的孩子们住的。她的丈夫要和她过夜了，就去她的小屋找她。”

那白人听到翻译后，眼神明亮了些，埃菲亚突然意识到，他在透过一双全新的眼睛观察。她住的小屋四壁上的泥巴、屋顶上的麦秆，他终于能看见它们了。

他们继续穿过村庄，带领白人参观了村广场，还有那种男人们会带上它步行数英里下到海岸边的独木舟。埃菲亚也强迫自己从陌生的视角来观察各种事物。当海风拂动她鼻腔中的绒毛时，她闻到腥咸的味道，感觉棕榈树的树皮就像刮痕般粗糙，看到它们周围的泥土都呈现出深深的、深深的红色。

“芭阿帕，”待男人们走得远远超过她们后，埃菲亚立刻问道，“阿多瓦为什么要嫁给这个人？”

“因为这是她母亲的意思。”

几周后，那白人返回来向阿多瓦的母亲致意，埃菲亚和所有村民都围在一起，看他会下什么聘礼。有十五英镑的彩礼钱，有他从城堡带来的货品，那是靠阿散蒂人背来的。看到仆从们带着布匹、小米、黄金和铁而来，科布让埃菲亚站在自己身后。

在返回自家屋群的途中，科布把埃菲亚拉到一边，让妻子们和其他孩子走在前面。

“你明白刚才发生的事情吗？”他问她。在远处的芭阿帕将手塞进菲菲手中。埃菲亚的这个弟弟刚满十岁，但已经能够徒手徒脚地攀爬上棕榈树了。

“那个白人来是要带走阿多瓦。”埃菲亚说。

父亲点点头。“那些白人住在海岸角城堡。他们在那里同我们的人进行货物贸易。”

“像是铁和小米之类的东西？”

父亲将手搭在她的肩头，亲吻了她的前额，但离身之时，他眼中的神情显得不安而又冷淡。“对，我们得到了铁和小米，但作为回报也必须给他们东西。那人是从海岸角来迎娶阿多瓦的，以后会有更多像他这样的人来带走我们的女孩子。但是你，你是我的女儿，相比起嫁给白人为妻，我为你准备了更宏大的计划。你会嫁给我们村子里的男人。”

这时，芭阿帕转过身来，埃菲亚捕捉到她的眼神。芭阿帕皱着眉头。埃菲亚看看父亲，想知道他是否注意到了，但科布一个字也没说。

埃菲亚知道她的丈夫候选人是谁，那人正是她殷切盼望父母为她挑选的。他名叫阿比库·巴杜，是村子里的下一任村长。他身材高大，皮肤如同鳄梨表皮那般坑坑洼洼，大大的手掌上长着纤长的手

指，每次说话时挥舞起来都像是闪电。上个月，他来埃菲亚家的屋群拜访过四次，这周晚些时候，他还要和埃菲亚一同用餐。

阿比库带来一头山羊。他的仆从们搬来了番薯、鱼和棕榈酒。芭阿帕和其他的妻子们生起火来，将油加热。空气中弥漫着油腻的味道。

当天早上，芭阿帕为埃菲亚编了头发，在中分线两边编出两根长长的发辫。这个发型让她看起来像头山羊，显得强悍又任性。埃菲亚给裸露的皮肤涂了油，耳朵上戴起金饰品。用餐时她和阿比库相向而坐，看到阿比库偷偷投来欣赏的目光，她满心愉悦。

“你去看阿多瓦的定亲典礼了吗？”等到男人们都被伺候着用过餐、终于轮到女人开吃的时候，芭阿帕赶紧问。

“我去了，不过只待了很短的时间。阿多瓦要离开村子了，这真是个耻辱。本来她是可以成为一个好妻子的。”

“等你当了村长，你会为英国人工作吗？”埃菲亚问阿比库。科布和芭阿帕向她投来严厉的目光，于是她低下了头，但抬头后却看见阿比库在微笑。

“我们是同英国人合作，埃菲亚，而不是为他们工作。这就是贸易一词的含义。等我当上村长，我们会继续目前的做法，推动同阿散蒂人和英国人的贸易。”

埃菲亚点点头。她并不能完全确定这些话的意思，但从父母的表情中她能分辨得出，自己最好还是闭嘴。阿比库·巴杜是他们带来和她相亲的第一个男人。埃菲亚极其渴望他能看上自己，但她尚不清楚这个男人为人怎样，他想要的又是怎样的女人。在自己的小屋中，埃菲亚可以随心所欲地问父亲和菲菲各种问题。但芭阿帕总是喜

欢安静，并且希望埃菲亚也能跟她一样。有一次，埃菲亚问她为什么不像其他的母亲为女儿做的那样，也带她去获得幸福时，还挨了耳光。埃菲亚只有不说话，也不发问，假装成小孩的时候，才能感受到芭阿帕的疼爱，或者说某种类似的感情。或许这也是阿比库想要的吧。

阿比库用餐完毕，同家里的所有人都握了手，然后在埃菲亚母亲身旁停下脚步。“等她准备好，你就通知我。”他说。

芭阿帕将一只手紧紧贴在胸前，郑重其事地点点头。科布和其他男人送阿比库离开，家族里其余人都向他挥手告别。

当晚，芭阿帕将睡在小屋地上的埃菲亚从熟睡中叫醒。埃菲亚感觉到，母亲说话时呼在她耳朵上的气息暖暖的。“埃菲亚，等你初潮时，一定要隐瞒好。你一定要告诉我，不能告诉其他任何人，”她说，“你明白了吗？”她递给埃菲亚一团已经弄柔软的片状的棕榈树叶。“把这个放进你的身体里，每天检查。等它们变红时，一定要告诉我。”

埃菲亚看着芭阿帕伸过来的掌心里的棕榈树叶，没有接受，当她重新抬头的时候，看到母亲的眼神中有种像是绝望的神情。那神情从某种程度上柔化了芭阿帕的面庞，埃菲亚懂得何为绝望，那是极度的渴望所诞下的果实，于是她就照芭阿帕的话做了。埃菲亚每天都会检查是否见红了，但棕榈叶一如往常，拿出来时总是青白色的。春天里，村长生了病，每个人都密切关注阿比库的动向，想看看他是否已经准备好接过重担。那个月中，他娶了两个女人，智者阿丽婷和米莉森特，后者是来自城堡的混血女孩，由一名芳蒂族女子和一名英国士兵所生。那士兵发烧病死后，给妻子和两个孩子留下了大量的财富，他们能随心所欲地过日子。埃菲亚祈祷着有一天村里所有人都称

她美人埃菲亚，就像有那么几回，阿比库被允许同她讲话时叫她的一样。

米莉森特的母亲已由她的白人丈夫给她重新取了名字。她的身材圆润丰满，一口白牙在夜一般黑的肤色的映衬下显得愈发闪耀。丈夫一过世，她就立即决定搬出城堡，返回村子。白人是不能通过遗嘱将财产留给芳蒂族妻子和孩子的，所以他们会把财产先留给其他士兵和朋友，再由这些朋友交给他们的妻子。米莉森特的母亲已经拿到了钱，足够开始新生活 and 购买一片土地。她和米莉森特经常会来探访埃菲亚和芭阿帕，正如她说过的，她们很快就会成为同一个家族的成员。

米莉森特是埃菲亚见过的肤色最浅的女人。一头乌黑的长发垂落到背部中央位置，眸子泛出淡淡的绿色。她很少笑，说话声音沙哑，带着一种奇怪的芳蒂口音。

“城堡里是什么样子啊？”有一天，四个女人坐着吃花生和香蕉的时候，芭阿帕问米莉森特的母亲。

“好得很，好得很。哦，那些男人啊，他们会照顾你！简直就像以前从没跟女人处过似的。我倒不知道他们在英国的妻子都在做些什么。跟你说啊，我丈夫看我的样子，就跟我是水而他是火一样，每天晚上他都非得给扑灭才行。”

女人们笑了起来。米莉森特冲埃菲亚露出一个微笑，而埃菲亚也想问问她同阿比库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子的，但她没胆量。

芭阿帕凑近米莉森特的母亲，但说话声埃菲亚还是能听见的：“而且他们给的彩礼不少吧，是不？”

“我跟你说啊，我丈夫给了我母亲十英镑，那可是十五年前啊！当然了，我的姐姐，钱是好东西，但我更高兴的是我的女儿嫁给了芳



蒂人。虽然有个士兵愿意给二十英镑的彩礼，但那样她就不能当村长夫人了。而且更糟的是，她可能要去城堡生活，离我远了啊。不行，不行，还是嫁给村里的男人更好，这样女儿们都能离你近近的。”

芭阿帕点点头，然后转过身面朝埃菲亚，埃菲亚迅速转移了目光。

那一晚，就在埃菲亚十五岁生日的两天之后，初潮来了。它并不像埃菲亚之前所设想的，如同汹涌的海浪，而是像一股涓涓细流，如同雨滴一般，一滴一滴地，从小屋屋顶上的同一个地方滴落下来。她把自己收拾干净，等着父亲从芭阿帕身边走开，这样她就可以向她汇报了。

“芭阿帕，”埃菲亚说着拿出染红了的棕榈树叶让她看，“我流血了。”

芭阿帕用一只手捂住她的嘴。“还有谁知道？”

“没有人知道。”埃菲亚说。

“你继续不动声色，明白吗？要是有人问你是不是已经变成女人了，你就回答说没有。”

埃菲亚点点头转身准备离开，但她急切地想问一个问题，就像肚子里搁着烧红的煤块一般。“为什么？”她最后还是问了。

芭阿帕把手伸进埃菲亚的嘴巴，拉出她的舌头，用尖利的指甲戳她的舌头尖。“你以为你算是个什么东西，竟敢质问我？要是不按我说的做，我保管你再也说不成话。”她说着松开埃菲亚的舌头，那晚剩余的时间里，埃菲亚尝到了自己血水的味道。

接下来的那一周，老村长去世了。葬礼的消息通知到周边所有的